



宣传总路线

文艺快书

先行官

吳源等 著

作家出版社

PDG

宣传总路线文艺快书(三十三)

先行官

吳源等著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字数16,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 $\frac{7}{8}$ 插页2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统一书号: 10020·1175

定价: (2) 0.07元

目 次

主 任 序 (田 汉 序)	高 亨 (1)
献 词 (田 汉)	高 亨 (8)
总 告 告 辞 (田 汉)	张 仿 儒 (12)

五号里装的是玉米，
六号里花生頂屋梁，
七号里装的是油菜籽，
八号里的黃豆放金光，
九号、十号、十一号，
全部装的是杂粮，
十二号住了一位仓库管理员，
鑰匙全归他执掌。
有一天半夜三更后，
一輪明月照紗窗，
各家各戶都睡了觉，
仓库里忽然鬧嚷嚷。
(白)怎么？出了什么事啦？
是不是有了小偷进庫房？
(白)哪兒的話，
現在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还有民兵在放崗。
(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是这几天社里正在忙秋收，
新收的早稻刚进仓。
小麦說：“咱們来了新朋友，
應該是开一个欢迎大会表心腸！”
黃豆、棉花、油菜子，
都說这是好主张。

說开会来就开会，
公推小麦把主席当。

小麦說：“好吧！我代表大家把話講：
我們生长在新社会，万事万物都解放，
不提从前也罢了，
提起从前泪汪汪。

从前是人无精神土不肥，
十年就有九年荒，
不是淹来就是旱，
搞得我們面黃肌瘦不成样，
就是勉强成熟了，
一亩不过几斗粮。

(白)現在不同啦！

現在我們交了运，
农民是我們的亲爹娘，
为了我們修水利，
为了我們翻土壤，
为了我們搞肥料，
为了我們盖仓房，
天不下雨就抗旱，
不讓我們缺营养，
有了害虫就噴藥粉，
不讓我們遭灾殃。
你們看：今天新来的稻大哥，

样子生的多漂亮，
外面穿的黄金甲，
里面的肌肉白如霜。
个兒大，分量足，
精神饱满体力强，
我們越看越高兴，
現在請他介紹新情况。”
小麦說罢了一席話，
一陣掌声震天响。
早稻含笑开了口：
“兄弟姐妹听端詳，
我生来不大会說話，
只能介紹一点新情况。
我本是試驗田里的新产品，
有四位主人把我来培养，
一个姓馮一个姓罗，
还有两个都姓王，
他們都是新青年，
早就参加了共产党。
他們的干劲大如天，
他們的意志真坚强，
他們一心要創造高額外产田，
要在全社全乡全县全省来推广。
他們打破了种田的老規矩，

大胆的干来大胆的思想，
深耕密植多施肥，
全部心血用在我身上。
起初他们这样搞，
有的人站在旁边说风凉，
有人说小伙子发了神经病，
有人说突破万斤是妄想，
有人说他们要搞让他搞，
且到秋天再算账。
七嘴八舌话儿多，
气得人肚皮胀得象炮仗。
果然有志事竟成，
我们长得很健康，
五月六月过去了，
七月里出现了新气象：
茎儿粗、叶儿大，
挺挺而立赛金刚，
密密麻麻棵连棵，
穗儿结得长又长，
鸡蛋放在我头上滚，
决不会掉落在地上。
八月八号来收割，
省、县代表全到场。
八月十一来过秤，

过了一磅又一磅，
統計員最后报数字，
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粮。
上千的人們亲眼看，
暴风雨的掌声吓倒张玉皇，
这时候那一班算賬派，
再也不敢說风凉，
有的人跟着群众来鼓掌，
有的人舌头吐出尺把长，
有的人綳着脸兒看熱鬧，
有的人憋着嘴巴不开腔，
这一場光景太熱鬧，
我的心花大开放。
我要感謝毛主席，
我要感謝共产党，
不是毛主席领导好，
人們的思想不解放，
不是亏了总路綫，
哪会有这样的高产量。”
早稻講完刚住口，
嘩啦啦掌声更响亮。
紧接着余兴节目开始了，
丰富多彩更排場。
先是一个大合唱，

齐声歌颂共产党，
棉花小姐跳一个芭蕾舞，
玉米老人唱昆腔，
黄豆弟弟数快板，
花生唱一段小红娘，
高粱唱的是男高音，
小麦唱一段瞧情郎，
我站在一旁受感动，
说一段山东快书来收场。

先行官 (唱詞)

吳 源

九月秋凉天将晚，
馬車队工人下了班。
有的套好牲口回家轉，
有的坐下来抽烟。
有的困得打呵欠，
有的对面閑聊天。
老張說：“小趙呀，眼看十一快來到，
人人献礼，真叫热火朝天。
你說咱們應該怎么办？
为这事兒我心里老不安。”
小趙說：“老張，这献礼的事兒人人不一样，
忘我劳动，这礼物就不平凡。”
“小趙，你这話說的可对俺的勁兒，
看来咱俩想的正一般。
哎，还有件事兒真叫人气憤，
就是那美国佬派兵遣將到台湾。
杜勒斯和艾克顯露黑白混一气，
无耻无賴的手段耍了个全。

今早上听了陈毅同志的声明后，
我恨不得馬上和美国鬼子干一番。”
說到此，天空忽然下大雨，
只听得嘩啦啦一股急流下屋檐。
小赵忙关上办公室的窗两扇：
“这雨要早下，今天的任务哪能就做完！
这龙王好象还懂事，
他知道早下半鐘头咱就不喜欢。”
正說时，只听得电话鈴一陣响，
小赵赶忙走向前：
“喂，哪兒？我是馬車队，
什么事兒？好，那你就告訴俺。
行，就这么吧！”小赵放下电话忙开口：
“同志們，咱們还得同这大雨斗一番。”
小李、老张越听心里越納悶兒：
“說呀，你要是不說可急坏了咱！”
“刚才是营业所來电话，
有一件光荣的任务叫咱來承担。”
“說呀，誰知道你葫蘆里装些什么貨？”
“哎，这事兒說來也不簡單。
有一批废鉄要赶运，
可这雨偏偏給咱找麻煩。
要是运迟了，停工待料可不好办，
影响炼鋼，損失可真没法談。”

老张、小李一听浑身都是劲儿，
“嗨，冒雨干活我真是最喜欢，
为給那美国战争贩子把帐算，
咱更得把炼鋼的任务来支援。”
“好，那咱們通知大伙立刻就出动，”
“对，咱要和这场大雨抢时间。”
說干就干馬上分头送消息，
不一会一队人马到齐全。
赶忙往营业所把貨运，
多装快跑誰也不肯落后边。
大伙兒赶着馬車向前走，
雨大泥濘行动可費难。
不小心老张这車胎輪陷在泥塘里，
“嘟嘟！”他赶忙揚手賞那牲口几皮鞭。
那牲口累得呼呼直喘气，
拔不出来，馬車仍然不动弹。
“哎，这家伙，今天怎么不听使喚！”
老张他心急，可就乱成了一团。
大伙兒停下車来推的推来搽的搽，
好容易才摆脱了那烂泥滩。
人吼、馬嘶乱成一片，
大伙兒忍不住你一語来我一言。
小赵說：“都說鋼鐵是元帅，”
老张說：“咱运输队可是先行官。”

小李說：“現如今多少元帥升了帳，
咱先行逢山開路也沒阻攔。”
老張說：“哎，這時候就應多努一把力，
十一獻禮才不是空談。”
小李說：“有道理，別說今天是下雨，
就是下小刀，也要猛力干一番。
咱頂上鐵鍋出來就頂事兒，
准吓得那老龍王眼瞪圓。”
小趙說：“咱要讓那煉鋼爐按時吃個飽，
順溜溜流出鋼水一大灘。
全國人民齊動手，
准得叫鋼鐵翻一番。
鋼鐵加番美帝吓破胆，
杜勒斯從今後不敢再胡言。”
大伙兒說說笑笑一點不覺累，
英雄的气概沖破天。
馬車隊如飛來回跑，
一百多噸廢鐵准時都運完。
保證了煉鋼爐正常生產，
先行官的美名到處傳。

众仙逃难(唱詞)

张仿花

山长青松松遮山，
山藏古洞洞藏仙，
这回可不是韓湘子，
是土地爷避难在里边。
他低着脑袋懶說話，
土地奶奶是老嚷煩。
要不打听不知道，
原来他們是怕社員；
农业社，打井使砖拆了庙，
泥胎神象往外搬，
幸亏是駕云跑得快，
带着老伴兒鑽了山，
盼得夜深三更后，
又从洞里往外鑽，
耳边一陣云声响，
喔嚨！山神正好到跟前，
見面刚刚要說話，
他摆了摆手沒答言。

土地爷，拽起老伴儿也跟着跑，
一块儿转到山后边，
找了一个小旮旯儿，
土地爷这才敢搭言：
“唉！你管的地方怎么样？
是不是那儿也有社员？”
山神长叹一口气，
噤噤喳喳地小声谈：
“嗨！这个事儿还用问，
社员正在改造山，
要不刚才没说话，
真怕他们给听见，
动手拆了我的庙，
镗下泥坯使了砖，
轟隆轟隆的开山炮，
震得耳鸣心不安，
听了一宿炮声响，
一下子少了两座山，
原来这是修水库，
听见信儿我就张罗把家搬，
我们搬家刚动手，
嘎！滔天大水到门前，
冲走了家当和老伴儿，
你说可怜不可怜。

我这是去把龙王找，
憋劲兒跟他把脸翻，
他吃着俸祿不管水，
我問問这笔損失叫誰担！”
这一說，土地奶奶直摆手，
土地爷压着嗓子答了言：
“嗨！你在山上不知道，
这事兒我可知根源，
农村到处大跃进，
兴修水利翻了天，
遍地渠道象蜘蛛网，
多年的旱地改水田，
那水早不屬龙管，
引水用水由社員，
龙見了社員就逃跑，
逮住就把鼻子牵，
龙王早就辞了职，
到現在已經有半年……”
他們正在說着話，
見一群黑影兒到跟前，
吓得他俩直打顫，
坐不定来站不安，
只当又是社員到，
一細看，来的全都是神仙：